



网络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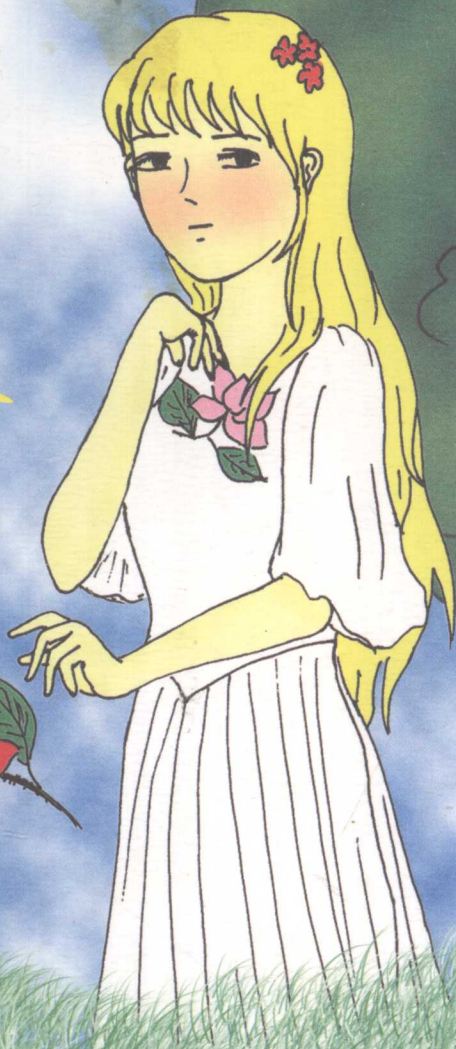
纯情

浪漫

青春

俏皮

6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御冰网络小说集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10

ISBN 7-5601-2617-0

I 李… II 李… III 小说集—网络 IV. I.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251 号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186

字数 340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5601-2617-0/I·102

总定价 696.00 元(全 24 本,本册 29.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编委会

总 编	李乡状		
网络小说主编	韩山寺	老 茶	
副主编	来雅苓	牛 丽	
恐怖小说主编	康 卓	李月萍	
副主编	滕正人	朱亚礼	
情感小说主编	王嫣嫣	刘小锋	陈立柱
副主编	张 闯	耿伟平	姚 波
亲情小说主编	魏 莹	徐加卫	胡西淳
副主编	国中华	王 黎	孔繁丽
电 脑 图 文	李洪霞	赵海英	唐小丽
插 图 绘 画	毛亚萍	齐 磊	于 倩

文 稿 统 筹 圣泽文化

感谢《胆小鬼》杂志的友情支持



老热	(1)
关于不朽的随想	(6)
黄昏	(10)
最后的忏悔	(16)
因为我爱你	(34)
会务之间	(36)
云裳	(53)
那束凋谢的红玫瑰	(62)
芨芨草	(70)
鸡蛋	(74)
爱来爱去不离心	(78)
黑猫	(84)
鸡趣	(98)
见证爱情的两片叶子	(103)
约你入梦	(107)
催命吊扇	(108)
旧时中秋	(123)
江南小雨	(127)
莫名的短信	(132)
梦属于自己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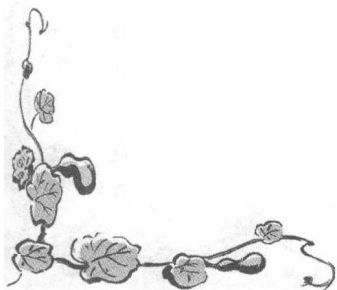




网络小说集



她有一双清明的眼	(139)
锦帕素心	(144)
牵挂	(147)
难言之隐	(150)
井	(157)
遍地鲜花	(161)
落泪的戏子	(164)
走出孤独	(167)
鱼杀	(169)
漫漫雪路	(173)
精神原子弹	(178)
又见新月天如水	(181)
米酒和指甲油	(183)





老 热

“喂。我是市工会……”听。我们科的“老热”又在打电话了。“老热”本来姓王。因为他为人热心肠。一天到晚，谁家的大事小事都打听，并且积极出点子，想办法帮助办一些不大容易办的琐碎事。比如：谁家小孩要到一家较理想幼儿园入托了；谁要买紧俏商品了；谁的自行车坏了要修；谁的办公桌上要放些什么等等，诸如此类，他天天忙个不停。久而久之，人送绰号——“老热”。

他呀！每当他帮别人办完事或平时，只要人们一称呼他“老热”的时候。他总是朝你调皮的一笑，叫人无话可答。也真是，他总不能赞扬调皮或是批评笑容吧？

巧得很，这个叫老王的“老热”又在一个特别称心如意的单位工作——工会。熟人皆知工会是以搞福利待遇而著称的机关，当然这机关内自己的福利待遇也不错，所以也少不了“老热”这样的人张罗。“老热”也总有发挥特长的机会。

上周六，市工会又来了一次周末福利活动——给机关内部职工分西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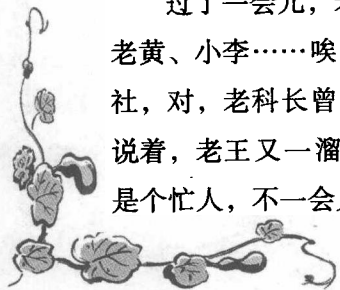




“哎呀！好大的西瓜，多少钱一斤啊？什么地方拉来的？”一听这话，大家不用看，准知道是那个“老热”来了，因为他总是话先到，人后到。他的问话似乎不需要回答，因为他不给任何人留有答话的时间，何况大家也没办法一下子回答他的好几个问哪。他的话象喷吐不尽的泉水，不停的冒着四溅水花……大概是人们说话不习惯用标点的缘故，老热能一口气提出二十个问，问完，话题一转，又一句接一句的说下去了。“哎呀！这么大的西瓜怎么拿呀？……哎！老黄、小李出差了，他们那份分不分？应该分，人家也是工会的干部啊，可又怎么给他们送呢？你们谁知道他们家？”大家都在忙自己的，没有人认真听老王说些什么，也许大家早已习惯了，他的话如果不重复几遍，尽管那么多问，也没有人回答他，他只好叹了一口气，拿起来三份西瓜走了。

“西瓜可不能放啊，坏了，怎么办呢？好啦！查一下档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的脑子来的也真快，于是他便又向人事科跑去了。

过了一会儿，老王又兴冲冲地赶了回来。“同志们，老黄、小李……唉，小李的父亲在什么单位工作？省供销社，对，老科长曾经对我说过，对了，你们都不用管了。”说着，老王又一溜烟地跑了出去，自然了，他一“老热”是个忙人，不一会儿，他又回到科里打起电话来了，“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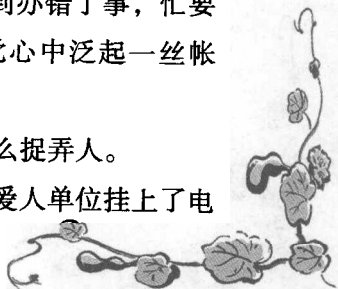
是省供销社吗？……不是，那省供销社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不知道，噢。”他手指不停的一次又一次地拨着号码，今天他大概是很不走运，怎么也拨不到供销社了，话筒里还不时传出斥责声。

同志们都知道老热的本领，好像小李、老黄的西瓜分给了他似的。屋内只剩下最后的三份西瓜静静的放在那里，别的都各有派场了，老热现在呢？电话仍然没打通。“喂，请问是省供销社吗？…啊！可下打通了，…不是，不。请问你们那有没有一个姓李的处长？…喂，不能吧？”经他这么一问，对方也迟疑着，猛然话筒里又传来了对方的声音：“噢，有一个，后勤处新提的李延祥处长。”“喂，电话多少号”“27644”“谢谢—谢…”最后的一个字还没说完，他就放下了电话，又接着往 27644 挂上了电话。

“喂，27644 吗？麻烦找一下李延祥处长…噢，你就是，是这么回事，我是市工会的，我们单位今天分西瓜，你看看，你儿子那份你能否…”他的话才出口，就听到对方反问道：“是不是开什么玩笑？”老王忙答道：“不是的！”“我还没结婚，哪里来的儿子。”老王也意识到办错了事，忙要道歉，可对方的话筒已经放下了，他不觉心中泛起一丝怅然。

真是无巧不成书，天底下的事都是这么捉弄人。

老王稳定了一下心神，又接着给老黄爱人单位挂上了电





话了，“喂，请问你们那厂是加工大酱的吗？”对方答道：“我是酿造厂”“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忘了你们厂的名字了，麻烦找一下陆非同志”对方又答道：“他今天没来，有什么事，我能转答一下吗？”老王忙说：“那可不行，一放要坏的，她要不来，你就说分的是哈密瓜，他一定能来。”“好，就这样。”对方话语中夹杂着那欲抑不止的笑声消失了，老王这才喘一口气，可算办完了一件事。

人，真是第一信号系统反映最强烈，老黄的妻子很快就来了，同志们帮她装好了西瓜，可她却唯独没见到哈密瓜。这时，她才感觉这是个玩笑，不过，老黄的妻子是个明白人，明智得很，没有说什么，正在这时，老王从外面走了进来遇见了要走的老黄爱人，他立即认出她，忙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本来想送去了，可实在不知你家在哪儿”“谢谢你能通知我们”老王看了看装好的西瓜又关切说：“听说你有病了，怎么样了？”老黄爱人有些感激的说：“谢谢你的关心，早上有点头痛，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老王又忙问：“小李家不就是你们家邻居吗？”“是的，小李家在我们栋一楼一门。”老黄爱人答到。猛然老热像得到了什么宝贝一样，兴奋地说道：“太好了，你们俩家的西瓜我给送去，你领路。”说完还不等人家回话他就把小李的西瓜做了个标记，也放进老黄爱人拿来的口袋里了。这老王也真是的，他一见袋口没绳系，连忙把自己的鞋带解开系上了，他





动作之迅速是令人吃惊的。那滑稽性简直使在场的人捧腹大笑，可是不等大家笑出声来，老王已拿起西瓜走出门去。老黄的爱人只好和其他的人做了个告别的手势也跟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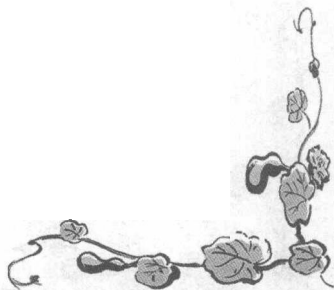
他们的背后传来了人们七嘴八舌的评论，“老热啊老热……”

(李乡状)

【回帖】

[水妖]

名如其人，当代活雷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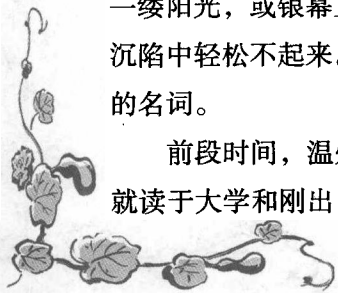


关于不朽的随想

关于“不朽”的概念，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不朽》里有过这样的解释：所谓一般的不朽，熟人之间对一个人的怀念；另一种是伟大的不朽，即一个人活在从来不认识他的人的心目中。

我也想过不朽的，根据自己的喜好及性格，我曾非常执着地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作家这个位置上，试图以文字的方式让自己不朽起来。可是走上了这条道，我才明白，文字是虚无的，以这种工具为生的作家也是虚无的。写作很快活，那种感觉我相信是可以和鲁智深喝酒刘欢唱歌时的心境决一高下的，天地豪情，充溢于心。写作很累，累的是在写作这种仪式结束以后，那片刻间，我常常觉得心底的所有东西都被抽走了，空空荡荡，对万事万物都脆弱的敏感。大街上的一缕阳光，或银幕上的一句对白，有时都可以让我在半月的沉陷中轻松不起来。焦虑和彷徨，对于我来说，那是最常见的名词。

前段时间，温州文艺界曾经闹过一场官司。起源是几个就读于大学和刚出自大学之门的小青年将乐清几个作家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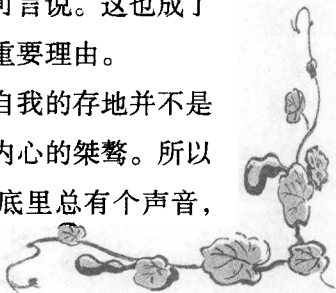


的事件比做“出恭”。现在我无意讨论这件事的是是非非，而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就这件事，让我看到了文学的尊严和这个曾经被我看作不朽的事业正在不断瓦解的事实。

即将步入而立之年，一度想放弃这种曾经以为可以让一个人不朽起来的事业。每每有念头时却优柔寡断，从来没有过的惶惑。经历了人际种种，那样一种手腕，那样一种现实；经历了感情纠葛与变幻中的种种，那样一种痛苦，那样一种忧伤，在失眠的夜晚，我常常质问我，写作还适合于我吗？

米兰·昆德拉还说过，生命中无法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在作为自我的存地。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存在并更加美好的存在，那是越来越光明的事实。一个人的一生，除了存在的基本需求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于是，我们不幸的被这位流落在布拉格之外的米先生言中了。我们存在的事实已明显的呈现出这样一种走向：空间的距离日益缩短，乳房、性、金色的唇，将欲望装点成一棵变异的杂种植物，在物质和精神的悖论中无序的生长。扪心自问，还有几个的你我他自我存在。所谓的存地一词更是无可言说。这也成了我十年如一日地喜欢王菲的歌及其为人的重要理由。

一个人一时一刻保持自我乃至保护好自我的存地并不是件难事，难的则是永葆青春的激情和出自内心的桀骜。所以每次就在我要做出放弃的打算时，似乎心底里总有个声音，





强烈且执着。于是渐渐的，写作不再成为我的“不朽”的存在，而作为一种不愿向人生妥协的方式，向遥远的未来战斗的武器。

生命有辉煌也有低谷，起起落落乃无常人生的必然，无所谓别人感恩，无所谓曾经的腾达，无所谓一时的得失。重要的是无愧于回忆，无愧于自己，一生一世，堂堂正正不屈腰。这在我看来，就是最好的“不朽”。

可在有些时候，我却很是迷惘。

(嘉言堂)

【回帖】

[懿婳]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同一位准备远航的水手交谈，这个人问水手：

“你父亲是怎样死的？”

“出海捕鱼，遇着风暴，死在了海上。”

“你祖父呢？”

“也死在海上。”

“那么，你还去航海，不怕也死在海上吗？”

水手问：“你父亲死在哪里？”

“死在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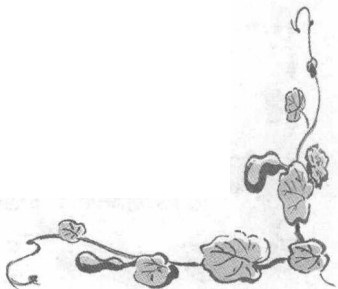


“你祖父呢？”

“也死在床上。”

“那么，你每天睡在床上不害怕吗？”

也许，水手的这一问，会让许多悄悄然流逝的生命遽然受惊。很多时候，我们都以自己是高等动物为自居，我却常常觉得我们有时还不如那扑火的飞蛾，明知生命的长与短无可抗拒，却是忌讳死亡，害怕挫折。于是，大家都开始不停地忙碌，为想像中的一帆风顺，会精心地呵护生命，殊不知，对生命的呵护，其实是对心灵的呵护，点一盏心灯，照亮阴晦，我们又有什么放不下呢，又有什么值得我们悲哀、恐惧的呢？是不是“不朽”又何其要紧？





黄 昏

我终年住在这间黑色小屋里，不知过了多久，无从考证。
我多么想快些离开这里，让我看看外面的颜色听听外面的声音……

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我自己最孤单。

在我不断的踢打啃咬中，这顽固的屋顶也裂开了一道缝隙。

虽然只是点点，却给了我无尽的希望，在希望中我继续猛烈的撕咬着。

终于有一天黎明，我破茧成蝶了。

痛快的飞离了禁锢我太久的屋子，我俯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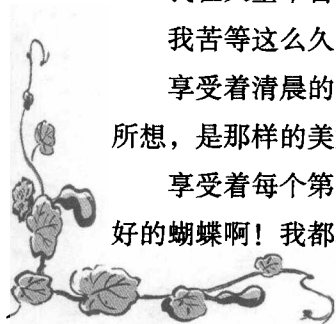
没有半点的离别情，没有半点半点的怀念，今次我要痛痛快快地享受生活。

我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着，飘着，尽情的玩乐。

我苦等这么久的机会，当然不能混沌的度过。

享受着清晨的阳光，汲取着最鲜甜的露水，生活正如我所想，是那样的美好！

享受着每个第一眼见到我的生物们由衷的赞叹：多么美好的蝴蝶啊！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赞美你！





我在享受着年轻带给我的惊喜。

我清楚的记得从露水中看到我自己年轻稚嫩还稍带得意的表情。

我是一只多么美丽的蝴蝶啊，虽然我的生命并不长…

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住在屋子里时妈妈说过的话，她说：孩子，你是这世上仅存的几只巨型蝶之一！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美丽，你不能让我们的家族灭亡，要知道你生下来的目的就是光大家族！

孩子，要记住，你从破茧成蝶到生命结束只有 12 个小时，你必须在这一天之内找到伴侣才能发展我们的家族，你明白吗？

是了，我想起了我的职责，我不断的拍打着我美丽的翅膀散发我的气味来吸引同伴。

我骄傲的看着点点金鳞飘飘落下，又随风飘走。在阳光下，只有我最光彩照人！

时间总是像小溪一样不急不慢的流动，静下来的时候，我能听到时间的脚步。

死亡离我越来越近，不……我还没有享受完阳光，还没有赞美过生命，我不要这么早的死去！

意识到这可怕的事情即将来临，我疯狂的嬉戏作乐，与花草调情，和蟋蟀和奏，跟飞蛾共舞……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恐惧却无力改变这种刚刚开始

